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澹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攷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瓊纈滿眼自然之與瓊纈蓋不翅霄壤今觀唐人遺迹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於一猶不得其全況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閑韻遠若師純

公之此畫真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其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

秋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尔真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灑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壺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其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

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
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
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
賜之玉冊以爲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
十二人皆僊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
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
人移丹揚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
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
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

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
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僊史謂其盡
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
景喬僊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
之於茲山者弟恐其餒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
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於山錄稱其嘗使嶺南
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蓋攷之於
傳景喬弟嘗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東
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見

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媿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石及立祠室爲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至凡近弗倫予頗爲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實右方便觀者有考焉弟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爲陶隱居置之類甚衆至近古乃以館爲觀蓋亦取僊人樓居之義因辨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

黃某長睿父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 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日謹自
恭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弓仰伸追報伏願乘此
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
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
章教上都諸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

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
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
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
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
殊有楷灑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一作弗多
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
栖鳳堂書

跋所書十七帖後 川本無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為王章中烜一作烜

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弓雖不
足以追輓逸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
擇紙尚不愧裴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
歲在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
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鼎彝器款
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
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
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
辨之十一月丙申於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
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
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
授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
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
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

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僊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

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糜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

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
案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
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
羽走王軍糜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
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志稱十月
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
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
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
已被矢表中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

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蓋
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
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
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
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
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
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蕃鎮
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
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

月十三日

同前

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履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

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殺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啓多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崐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

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
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
蕃之屬故井著之或讀為蕃鎮之蕃誤矣

跋草書雞林紙弓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揚城南弟暴
舊書得此雞林小紙一弓已為人以鄭衛辭書
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
作字因以索靖體章艸急就一弓藏于家運筆
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臺舊事川本無舊

事二字云紙最十二枚書最二千一百五十字武
陽黃某長孺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
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
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
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書
豈盡中郎筆迹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
為佳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於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何緣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

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案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歟意其薶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閒理不足恠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其能自辨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於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

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樹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錄有閒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夏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於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王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閒人作及

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閒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迹為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第它本尚餘兩榻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弓楮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圭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

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於楚州袞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陽南宮有楊真人降真及瓊樓僊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灑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玉許得唐

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弓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弓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集長孺父於山陽衮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媿媿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但園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
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
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及晉王
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灑皆出於遷就漢隸運
筆結體旣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掇今傳世者
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

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
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
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
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
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
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灑彌遠矣
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迺媚
有灑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
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

鶴經皆一弓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它本最精善具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掖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

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故先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覺眞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家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澧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眞僞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尔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卧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

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牆
於美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
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
子與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乃紀於此帙冀
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其長
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叙
焉而陳倩所序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

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
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僊觀其
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
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
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其
長孺父於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獬圖後

案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獬象鼻犀目
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嗜銅鐵

弗食它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於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經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筮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其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辛章帖後

右米淮陽芾摹逸少辛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郭填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小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喜灑書以此弓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劣深媿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眞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

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

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首乃恕先自寫真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迺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灋者書邪然筆勢道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數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灋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号同

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灑殊類陶弘景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号歟又
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
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
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
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
良僊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
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
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
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
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
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
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
九始去會稽而間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己自稱
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居時不在華陽以是
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於弓尾也子
既搨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尔存於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
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衿臆語恐所著諸書
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
纂述殆二百弓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於忿狷
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闕實之兵以至守株延敵
自亾其國深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
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蹟也故結字比樂毅告
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
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昔所同
知也故者艾夭折豐泰院窮運於冥冥契於昭
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

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
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兢業
惕厲以自克邪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
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
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
以起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韋布位鼎司
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曰
者之言雖可謔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
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於後世也故待烏
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
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詩則淳深雅淡可以
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道婉可以見
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覲公之容承公之音
即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
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

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遠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於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葛僊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即此蓋避聖祖名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鑿禪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踈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於西域自漢末始流於中國非漢末

文選案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鄺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

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
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
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臯令
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
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
嗣予又云備負祕館案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
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
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道
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
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
人也所恨未嘗獲觀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
踈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
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
何名号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
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
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
其官裁有秩尔蓋鄉吏之名号也又論水經與

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
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
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
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
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
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
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

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
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
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
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
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
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
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
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
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

陽令各遣大掾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
考校往古事迹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
決無踈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
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川本
自大
凡至歎也無
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太常金路建
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
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

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旒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大
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
蓋旟也大麾蓋旟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
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旗
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
故旒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
白之爲旗與旟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
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
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

爲旒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
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
建之旒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
之旂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
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於後世玉輅
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無
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
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
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
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
不亦可乎又王之衮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
之色而衣之章有山焉山麗於地矣今纁山於
色玄之衣亦無害於義則飾日月於色黃之太
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
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
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

楚詞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摘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此只先評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不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黃蘗若蘋蘩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旣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其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

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其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灋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木史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

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攬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弓附十通之末而日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蕃某長睿父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其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以羊為年如此者衆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鸛或為鵠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

川本無此六字今存之

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為郡史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

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灋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灋凡筮得其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為監司此灋但以雨風寒溫為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灋

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灋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灋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灾祥之灋自直日灾祥之灋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灋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考不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

夢爲曹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擄皆已定可
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
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
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
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
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
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
星所在并律呂謚灋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
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

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
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
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
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
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
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
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
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
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

古寶器有宋公繼鍊鼎稽之此書繼乃宋景公
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
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
錄上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
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常有
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
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

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
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
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
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
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亾聊一
寓於此句瀟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
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
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
云僊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

一毫芒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以
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
而爲駟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
夫游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
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
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
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
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
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

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
何高秦時用商鞅灋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
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
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斤終身而不悔
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
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嚮之
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它故因
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
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

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章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
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
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
郎黃長睿雙鈎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
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騰榻
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
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
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
者不可無傳於世聞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
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
棗木篆刻肥美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
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
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
以生超于沉濁神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

不少取此寧速墮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
多方汲冢之閱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
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
爲侔非今所臧秦生小篆史蹟旣亾誰其考之
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罇彝觴雲雷繆平文有
銘其芻剗劓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摹鴻
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彿有肆有正有章有行爲
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
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

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
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
如我睽孰云天禍若水之洊弔子于廬三年我
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卧疾幾時作此奇變音
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紉文侑此薄薦懷辭欲
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旄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

古長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
文淚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壹阡柒伯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号爲名臣公其嫡長

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壹與年甫入太學與宿儒寒峻校藝屢占上游優與薦

送遂過南省屬哲廟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據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

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
洛陽故都素号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
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
保華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
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
蓋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
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
陵使司主管歲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祕書省
校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

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
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
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
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
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疾實政和八年
二月一十六日享年四十八公遭會稽公之喪廣
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
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
夕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

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閱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彊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窻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閒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著自商周秦漢鍾鼎彝器

欵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具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於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

邈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
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
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
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
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 本朝淳
化中博求古灋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
公病其乖譌厯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
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
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

者多藏去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
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
家之言自号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夢
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
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
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
郎自磁州灋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
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

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
事次曰詔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
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
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
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
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
年方葬時詔詔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
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網於公中表姻婭
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

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
其秀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
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
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

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
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
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

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
窘束我獨奮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
鍾罇彝尊雲雷黼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欵識研究
本根洞視千古別其屬真

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
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峙為無不能兼資數器
以大其名身反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
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

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
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沈竟亦何校京口之藏
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
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
當為亭

甲午

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
當為

邪奚奪

闕一字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

闕四字

我竹

此字
不全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

相彼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

去鼓

闕一字當為華

表留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

冥爾將何之解化

闕五字

此字不全又闕五字

惟寧後

蕩洪波前固重局右

害非

又闕

華亭

爰集真侶瘞爾

闕兩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

丹陽

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東觀餘論下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

先人祕

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

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

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

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

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灋帖

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

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

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爲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虓三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
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
以傳好事者未暇也

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俾後再為詳
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

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
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
畜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
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
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縉微董公道
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
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
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

書時方承平鼎彝彝古器皆具見制作欵
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孰讀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
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
無豪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
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
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

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鬻易惠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歙州鬻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歙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治未之考

也王太令靜息帖與碧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檣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

頃之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
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牧之詩浮生
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
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季之前
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
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
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艸在艸部不

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
季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
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
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
為隱最之為最之類尚眾此既為小
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

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季四明樓鏞書于媿齋

嘉禾項氏
萬卷堂
梓

影夏敬書于壽思堂

是書刊於庚午之秋明季正月
寫書又移承一百五十五條塗者百
二十一塗者三百一十七乙者四凡
照改四百四十字并以御資政考次
癸鶴銘
又附于焉後云





